

那天教室还是一样空荡荡，虽然空间足以容纳百人，在座的却顶多只有二十人。而且几乎所有的学生，都坐在后面的位子，以便一点完名就立刻开溜，或是可以在底下做自己的事。

有心专攻数学的学生尤其少得可怜，甚至可说除了石神没有别人。这堂课谈来谈去都是应用物理学的历史背景，所以学生很不捧场。

石神遂也对那堂课没什么兴趣，但他还是按照惯例，坐在第一排从左边数第二个位子。无论什么课他都坐在那个位置或附近。之所以不坐正中间，是因为他有意已客观的态度看待讲课。他知道，即使是再怎么优秀的教授，说出来的话也不见得永远正确。

他通常都很孤独，那天却难得地有人坐在后面那个位子，不过他并未太在意这点。在讲师进教室前，他还有事要做。他取出笔记本，开始解答某个题目。

“你也是厄多斯的信徒吗？”

起先，石神没发觉那个声音是在对自己说话。过了一会儿他之所以抬起脸，是因为他很好奇居然会有人提起厄多斯这个名字，他转头向后看。

一个长发披肩，敞着衬衫胸口的男人正托着腮，脖子上还挂着金色项链。他常看到那张脸，之前他就知道对方是打算专攻物理的学生。

跟他说话的，不可能是这个人——石神才刚闪过这个念头，长发男子就保持托腮的姿势说道：“纸笔是有局限的，不过尝试本身或许就自有意义吧。”

是同一个声音，让石神有点惊讶。

“你知道我正在做什么？”

“我稍微瞄到一眼，不是故意要偷看的。”长发男子指着石神的桌子。